



中國寓言研究

胡懷琛著

商務印書館

中國寓言研究

胡懷琛著

# 中國寓言研究

## 目錄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何謂寓言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一  |
| 第二章 | 寓言的效用如何·····            | 一二 |
| 第三章 | 全世界寓言的產生地 印度 希臘 中國····· | 二七 |
| 第四章 | 中國寓言產生的時代·····          | 四三 |
| 第五章 | 戰國前後寓言的傳播·····          | 四九 |
| 第六章 | 漢魏以後寓言的變遷·····          | 六一 |
| 第七章 | 漢魏以來的韻文的寓言·····         | 七六 |
| 第八章 | 近二十年來寓言的復活·····         | 八一 |



# 中國寓言研究

## 第一章 何謂寓言

昔者，海鳥止於魯郊，魯侯御而觴之於廟。奏九韶以爲樂，具太牢以爲膳。鳥乃眩視憂悲，不敢食一嚙，不敢飲一杯。三日而死。此以己養養鳥也，非以鳥養養鳥也。（莊子至樂）

宋有富人，天雨，牆壞。其子曰：「不築，將有盜。」其鄰人之父亦云。暮而果大亡其財。其家甚智其子，而疑鄰人之父。（韓非子說難）

欲知道寓言是甚麼，請先看上面所引的兩個寓言。寓言，是用文學

的方式，說一個故事；但是，這個故事是暗示真理，或是包含一個道德的訓條。

譬如上面所引的第一個寓言，大概說：「各人有各人的性情，自己不願意處的地位，被強迫處著，雖然物質上的待遇極好，他也是不快樂的。」他不是用說明文把這個道理寫出來，是用故事的方法演繹出來，使讀者自然明白這個道理。

又如上面所引的第二個寓言，大概是說：「一般的人，只聽自己人的話，不聽旁人的話；只信託自己人，不信旁人。而旁人對人家的閒事，最好是不要管；喜管閒事，不但是不討好，反而犯了嫌疑。」他不是用說明文把這個道理寫出來，是用故事的方法演繹出來，使讀者自然明白這個道理。

那麼，寓言是修辭學中的「比喻」麼？不錯，寓言和「比喻」極相似，而且也有人把他放在修辭學中講。修辭學中的「比喻」有「顯比」、「隱比」之分，現在前把他說一說，然後再說他們和寓言的分別。

何謂「顯比」？就是拿另一物比我所說的物，或拿另一事比我所說的事。例如：

手如柔荑，膚如凝脂，領如蝤蛴，齒如瓠犀。（詩碩人）

是以柔荑比手，以凝脂比膚，以蝤蛴比領，以瓠犀比齒。說得明明白白。

何謂「隱比」？就是拿一物比一物，或拿一事比一事，卻不說明白。例如：

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。（孟子）

以水火比虐政。然就以水火代虐政，不必另說出虐政二字來。「顯比」和「隱比」的分別，可以在形式上看得出。就是「顯比」多用「如」字，「若」字，「似」字，「猶」字……「隱比」卻不用。

上面把修辭學中的「比喻」說明白了，如今再說他和寓言不同的地方。

一般人說：修辭學中的「比喻」是不暗示真理，是不包含道德的訓條。寓言則不然。這是他們兩者之間的大分別。

其實這話也難說。例如：

譬如爲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，吾往也。

（論語）

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（論語）



第一個是以聚土爲山比求學，第二個是以松柏比人。第一個是「顯比」，（雖未說出求學，然用了譬如二字，語氣等於求學者譬如云云。）第二個是「隱比」。他以松柏比甚麼一種人呢？且看朱註，就明白了。註云：「士窮見節義，世亂識忠臣。」

以上兩例，似是修辭學中的「比喻」，又似是寓言。因爲他也暗示真理，（如第二個。）或包含道德的訓條。（如第一個。）所以這兩個例，可算是介於「比喻」與寓言的中間。

他們所以不能完全成爲寓言的緣故，就是因爲他們只略具故事的雛形，而沒有完全成爲故事。

使從此滋長發展，成了一個故事，那就可以算是寓言了。例如從孔子的「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吾往也。」的話，可以滋長發展而成爲列

子中「愚公移山」的寓言。那寓言道：

太行（應作行）王屋二山，方七百里，高萬仞。……北山愚公者，

年且九十，面山而居。懲山北之塞，出入之迂也，聚室而謀曰：「吾與汝畢力平險，指通豫南，達於漢陰，可乎？」……「河曲智叟笑而止之，曰：『甚

矣！子之不惠。（同慧）以殘年餘力，曾不能毀山之一毛，其如土石何。』」

北山愚公長歎息曰：「……雖我之死，有子存焉。子又生孫，孫又生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孫；子子孫孫，無窮匱也；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。」

河曲智叟亡（同無）以應。（列子湯問篇）

這個寓言，勉人做事，可說是暗示真理，也可說是包含了一個道德的訓條。他和孔子所說的「譬如平地……」的話，事相反而理相同。不過孔子的話，沒有完全成一故事的形式；而這個寓言，已完全成了一個

故事的形式了。

我們從此可以知道：寓言的形式，是從修辭學中的「比喻」滋長發展而成爲一個故事。寓言的實質，是真理，或道德的訓條。又可以說：寓言的形式，是文學的；寓言的實質，是哲學的，或倫理學的。

再有一件事，我們應該知道。凡是在寓言裏，鳥獸草木，都會說話；作寓言的人，都把他們人格化了。甚至於天上的神仙，也會下凡來和凡人說話。因此，也許有人弄不清楚，把寓言和神話混爲一談。

其實，他們中間有一條極清楚的界線，把他們劃分開來。這條界線是甚麼呢？就是，寓言有目的，（即真理，或道德訓條。）神話無目的。所以我們只看他有沒有目的，就可分別他是寓言或神話。倘然有了目的，無論怎樣塗上一層濃厚的神話彩色，他還是寓。不然，便是神話。例如前面

所引的「愚公移山」一條，在河曲智叟不能答復愚公以下，接着就說：

操蛇之神聞之，懼其不已也，告之於帝；帝感其誠，命夸蛾（同螳）

氏二子負山，一厓朔東，一厓雍。自此冀之南，雍之北，無壘斷焉。

他在末尾加上這幾句話，就把全個寓言神話化了。究竟這一大段文字，是算寓言，還是算神話，作者既未說明，我們只好憑我們自己的眼力去判斷。

我們終覺得他是有目的。所以到底認他是寓言。末尾幾句，或刪，或存，都可以的，和他的本身沒有關係。

我們要知道甚麼纔算神話，那麼，請看下面：

渤海之東，不知幾億萬里，有大壑焉，實爲無底之谷。其下無底，名曰歸墟……其中有五山焉：一曰岱輿，二曰圓嶠，三曰方壺，四曰瀛洲，

五曰蓬萊。其山，高下周旋三萬里，其頂，平處九千里。山之中間，相去七萬里，以爲鄰居焉。其上，臺觀皆金玉，其上，禽獸皆純縞，珠玕之樹皆叢生，華實皆有滋味，食之皆不老不死。所居之神，皆仙聖之種，一日一夕，飛相往來，不可數焉。而五山之根，無所連著，常隨潮波上下往還，不得暨峙焉。仙聖毒之，訴之於帝；帝恐流於西極，失羣聖之居，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，舉首而戴之，迭爲三番，六萬歲一交焉。五山始峙。而龍伯之國，有大人，舉足不盈數步，而暨五山之所，一釣而連六鼇，合負而趣歸其國，灼其骨以數焉。於是岱輿、圓嶠二山，流於北極，沈於大海。仙聖之播遷者億計。（列子湯問篇）

你看這一大段，說得海闊天空。究竟有甚麼真理？有甚麼道德的訓條？所以完全是神話，而不是寓言。

再看莊子中的寓言，與搜神記中的神話：

莊周家貧，故往貸粟於監河侯。監河侯曰：「諾！我將得邑金，將貸子三百金，可乎？」莊周忿然作色曰：「周昨來，有中道而呼者，車轍中有鮒魚焉，周問之曰：『鮒魚來！子何爲者？』對曰：『我東海之波臣也，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！』周曰：『諾哉！且南遊吳越之王，激西江之水而迎子，可乎？』鮒魚忿然作色曰：『吾失我常與，我無所處，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，君乃言此，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。』」（莊子外物）

這裏，車轍中的鮒魚也會說起話來，豈不是魚精麼？然而這段文字，仍是寓言，不是神話。就是因爲他有目的，他的目的是在刺諷監河侯，而亦含有真理。

越地深山中，有鳥大如鳩，青色，名曰越鳥。穿大樹，作巢，如五六升器，口徑數寸，周飾以土埴，赤白相分，狀如射侯。伐木者見此樹，卽避之去。或夜暮，不見鳥，鳥亦知人不見，便鳴喚曰：「咄咄上去！」明日便宜急上。「咄咄下去！」明日便宜急下。若不便去，但言笑而不已者，人可止伐也。若有穢惡及有所止者，則有虎通夕來守，人不去，便傷害人。此鳥，白晝現其形，是鳥也，夜聽其鳴，亦鳥也，時有觀樂者，便作人形，長三尺，至澗中取蟹，就人炙之，人不可犯也。人謂此鳥是越祝之祖。（搜神

記）

莊子上所說的是怪魚，搜神記上所說的是怪鳥。初看起來，好像都是神話。但是仔細一看，一個有目的，一個無目的，那麼，一是寓言，一是神話，立刻可以分別得清楚，而不至於相混了。

## 第二章 寓言的效用如何

趙且伐燕，蘇代謂燕惠王曰：「今者，臣來，過易水，蚌方出曝，而鷗啄其肉，蚌合而拊其喙。鷗曰：『今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不有死蚌。』蚌亦謂鷗曰：『今日不出，明日不出，必有死鷗。』兩者不肯相舍，漁者得而并禽（同擒）之。今趙且伐燕，燕、趙久相支以弊，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。願王熟計之也。」惠王曰：「善！」乃止。（戰國策燕策）

孟嘗君將入秦，止者數千，而弗聽。蘇秦欲止之。孟嘗君曰：「人事者，吾已盡知之矣；吾所未聞者，獨鬼事耳。」蘇秦曰：「臣之來也，固不敢言人事也，固且以鬼事現君。」孟嘗君見之，謂孟



嘗君曰：『今者臣來，過於淄上，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。桃梗謂土偶人曰：『子，西岸之土也，挺子以爲人，至歲八月，降雨下，淄水至，則汝殘矣。』土偶曰：『不然！吾西岸之土也，吾殘，則復吾西岸耳。今子東國之桃梗也，刻削子以爲人，降雨下，淄水至，流子而去，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。』今秦，四塞之國，譬若虎口，而君入之，則臣不知君所出矣。』孟嘗君乃止。（戰國策齊策）

戴盈之曰：『什一，去關市之征，今茲未能，請輕之，以待來年，然後已。何如？』孟子曰：『今有人曰：攘其鄰之雞者，或告之曰：『是非君子之道。』曰：『請損之，月攘一雞，以待來年，然後已。』如其非義，斯速已矣，何待來年？』（孟子滕文公下）

人有亡鈇者，意其鄰之子；視其行步，竊鈇也；顏色，竊鈇也；言語，